

亲历者口述历史 朋友 亲属 同事 学生 深情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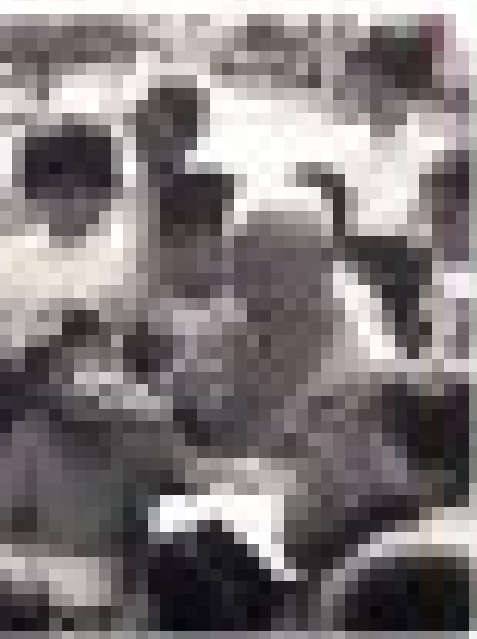


我所知道的 陈鹤琴

陈秀云◎编选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我所知道的 陳鶴琴

陈秀云◎编选

我们每个人要有做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

——陈鹤琴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所知道的陈鹤琴 / 陈秀云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55-0322-6

I. ①我… II. ①陈… III. ①陈鹤琴 (1892~1982) —生平事迹
IV. ①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46559号

我所知道的陈鹤琴

编 者 陈秀云
责任编辑 荣挺进
文字编辑 欧阳云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5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322-6
定 价 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陈鹤琴和夫人俞雅琴在南京玄武湖（1965年）

陈鹤琴：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

陈鹤琴（1892—1982），浙江上虞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和儿童心理学家、儿童教育专家、中国现代幼儿教育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早年曾就读于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霍普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师从于克伯屈、孟禄、伍德沃斯、桑戴克等教育家，受到美国进步教育思想的浸濡，获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9月起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教授、东南大学教务部主任等职。1920年春天加入新教育共进社；同年12月底，对刚出生的长子陈一鸣开始进行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记录和系统研究；他出版的专著《儿童心理学之研究》《家庭教育》，开设的南京鼓楼幼稚园，开创了研究中国儿童之先河。他与张宗麟于1927年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15条办幼稚园主张，强调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特点，是中国化、科学化幼儿教育的宣言。1927年，他应陶行知先生之邀，参与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任第二院院长；并与陶行知、张宗麟等创办燕子矶幼稚园，开辟了我国最早的乡村幼稚教育事业。陈鹤琴与张宗麟、俞选清曾根据鼓楼幼稚园教学试验结果，共同草拟《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在此基础上，1928年陈鹤琴受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之聘，负责起草《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这一标准于1932年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并在十多年间一直沿用统一的幼稚园课程标准。1929年，他与张宗麟等人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团体——中华儿童教育社，出版《儿童教育》月刊。他被后人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中国的福禄培尔”。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在江西泰和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国立幼稚师范学校。他提出了“活教育”思想，内容包括：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做中学，

做中教，做中求进步。1946年，他在上海主持幼儿师范学校，后改为女子师范学校，继续推行“活教育”，提倡民主办学；同年5月他被推选为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理事长。陶行知先生去世后，他被推举为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和山海工学团校董会名誉董事长。他还先后创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是我国特殊儿童教育事业的开创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国立幼专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8月应邀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后为南京大学）师范学院院长；9月间，作为教育界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加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被先后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52年12月，他出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他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历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人大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南京分社主任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79年，他被先后推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主要著作：《陈鹤琴全集》（共六卷）等。

序一 终生不失赤子之心^①

潘 菽

陈鹤琴同志在他最早的一本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的自序中，开头就说，他很爱儿童，儿童也很爱他。他在平常的场合也常常说这种话。这样的一种话可以基本上概括他一生的为人、工作、科研以及事业。因为热爱儿童，所以儿童也喜欢他，所以他要研究儿童，了解儿童；要讲授幼儿教育，要宣传家庭教育，要办幼儿园，要办小学；要常常谈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要研究儿童玩具，要关心儿童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办师范，要重视师资的培养等等。在我们的社会里，确实需要有千千万万像陈鹤琴同志那样热爱儿童的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们必须对下一代的身心发育给以极大的关心，要研究他们，科学地了解他们，给他们以最良好、最合理的环境和教育。

有人称赞陈鹤琴同志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这也是对他的一种恰当的印象。我也有这样的印象。他确实是一个很真诚的人，一个很纯朴的人，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热爱儿童，儿童也才能喜欢他。他不仅喜欢自己的几个孩子，也喜欢所有见到的儿童。不仅自己几个孩子喜欢他，所有见到他的孩子也都喜欢他。其实除非别有心肠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这样看他。他好象是一个随和的人，但自有他的风骨。正因为这样，他在过去的旧社会里并不怎样顺利，是不容于某些有势者的，他也不顺从于某些有势者。他曾因支持和参加爱国进步文教活动，受到日伪暗杀威胁，解放前夕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拘禁。在旧时代，他的抱负并没有得到怎样的施展。尽管如此，在困难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奋力从事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工作，写了不少论著文

① 本文系作者为《陈鹤琴教育文集》所作序言。

章和其他读物，对我国的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学术上，陈鹤琴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由行而知。用现在的话说，他能做到理论结合实际。他是一个边知、边行、边写、边讲，即是把研究、实践或发表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他同时研究儿童，同时办幼儿园，同时在自己的家庭里实施幼儿教育，同时宣讲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他所讲所写大部分是他自身的观察研究所得，是他自身的体会和心得，所以阅读或听讲的人都会感到特别亲切有益，取得了不是仅仅运用书本知识，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取得的效果。这是很值得提倡和学习的一种学风。

他最受到欢迎的一本著作是《家庭教育》。此书在过去出版以后就重版过好几次。最近此书又经过作者的修订而再版，仍受到欢迎和好评。可见，此书是经得起考验的，对我们的新社会也仍有价值和需要。这本书大部分是分条论述“怎样教小孩”（书的副标题）的许多切合实际的理论和具体的建议和办法（共101条）而很少空文。它是陈鹤琴同志多年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和实践的经验总结。其中有许多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在今天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也仍很有参考价值。给此书原版写序的郑宗海先生阅读过此书后觉得“珠玑满幅，美不胜收，有数处神乎其技，已臻乎艺术的范围”。陶行知先生读后也对书中有些地方有达到“神乎其技”的感觉。这些话应当都非溢美之辞。这里要提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陈鹤琴同志在处理儿童教育的问题上能达到“神乎其技”的艺术境界呢？这是因为他有天生的这种本领吗？当然不是的。我想，他之所以能达到这样高度的成就，主要还是因为他全心全意扑在孩子身上，千方百计为了使他们能得到身心健康的发展，处处体贴他们，为他们着想，但又决不姑息他们，纵容他们，迁就他们。这就要当孩子们出现问题时精心考虑，仔细琢磨，以求得出正确合理的处理方法，而决不简单粗鲁地予以对待。这样就很有可能会想到一些相当巧妙、出乎意表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而为一般人所不能想到也不能做到的。他又为什么能对孩子们那样地真心诚意，体贴入微，以致能考虑周到，设想精细呢？那又是由于有一颗赤炽的热爱孩子们的心。这颗心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读了陈鹤琴同志的书或文章，要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应该是他那颗热爱儿童、关心社会、造福人类的“赤子之心”。至于他所曾采用的许多具体办法，

在新旧社会很不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不能照搬硬套的，比如今天我们的社会的家庭，已很少是陈鹤琴同志那时所写的书中所设想的那种家庭，而是崭新的、许多是双职工的家庭。但从这些方法中所体现的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及儿童教育的基本原理，今天也还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陈鹤琴同志由于他的一颗赤子之心，是能紧跟着时代前进的。他在旧中国不免郁郁于心，到了新中国则光辉焕发了。他的理想也逐步得到实现。我国幼儿教育战线上有了越来越强大的队伍。他在解放后，学习很努力，非常热爱党，向往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和我同属于九三学社组织，所以又有了同志的关系。他因高龄，已抱疾卧床，但仍是巍然一老，心热如旧。他嘱他的女儿秀云同志转托我给他的文集写几句话以当序引。我义不可却，于是就写了上面一些话。

序二 永不满足 探索前进^①

高觉敷

《陈鹤琴全集》（简称《全集》）就要开始出版了。这是继《陈鹤琴教育文集》（简称《文集》）出版之后又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全集》的编者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和陈老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认识，其后也多次在一起共事，他是我的前辈，又是我的知心好友，关系一直是很密切的。我很高兴接受这项工作，我觉得我有责任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陈鹤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它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家庭教育、新文字（文字改革）和难民教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幼儿教育，更使陈老驰名国内外，成为东方的福禄培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他热爱儿童，热爱儿童教育。在他病危时，潘菽同志和我到他家去看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了，但还是要求用纸笔把他心中要说的话写出来，写好后给我们看，我们只认得出九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我深受感动。后来听他的夫人俞雅琴师母讲：“六一”节他还抱病前往鼓楼幼稚园，同孩子们欢度节日。所以潘老在《陈鹤琴教育文集》序文中说：“因为热爱儿童，所以儿童也喜欢他，所以他要研究儿童，了解儿童；要讲求幼儿教育，要宣传家庭教育；要办幼儿园，要办小学；要常常谈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要研究儿童玩具，要关心儿童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办师范，要重视师范的培养等。”

我们应如何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呢？《文集》下卷有一篇《教育史》导言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他在这篇导言中主张研究教育史应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为指导，也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① 本文为《陈鹤琴全集》（1982年版）序言。

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他说：“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怎样，社会经济制度怎样，教育学说、学校体系、教养、课程、组织内容以及其方法也就会怎样。”所以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也必须考察这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必须注意陈老前半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度过的。他留学美国，曾受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接受了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学习心理学原则。回国以后他没有照搬照抄，而是针对旧中国死读书、读死书的死教育的实际，宣传了婴儿期的意义和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等正确的主张，肯定了儿童心理学是幼稚教育的基础，提出了注意儿童健康，养成良好习惯，教、学、做合一的游戏式教学法的活教育。他办的鼓楼幼稚园把儿童教活了，这给当时的儿童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他的儿童教育、师范教育理论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但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不是封闭式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步发展的。他在抗战时期提出了非常时期的教育措施。他大声疾呼地指出：“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期，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地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的、破产的，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展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地改革一下。”接着他提出了具体改革的要点。他的爱国主义情操跃然纸上，在当时曾引起很多爱国教育家的共鸣。

抗战胜利后，他发表了《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中指出：“战时中国的两大任务是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坚持抗战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与民主。实现民主的目标是改进人民的生活，是清除封建的支配。今天抗战虽已结束，而此二大目标仍然未曾实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仍与战时无异。”他的矛头指向哪里是很明显的。他置生命安危于度外，直言不讳，表现出一个大无畏的反法西斯的教育战士的精神，是可以令任何人感动的。

陈鹤琴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有原则的、无畏的战士，这里我还补充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那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我们在上海有十来个心理学工作者组织的一个小小的集会，每隔两星期聚会一次，轮推一位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然后展开讨论。我记得有一次郭

任远主讲，讲题是“作为生理学科学分支的心理学”。他在讲演时，抹杀了人的特点，把人的心理学贬低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对他的论点大家很少表示同意，而最有力的反对者则是陈鹤琴。陈先生主张人有意识，不能等同于动物。心理学是要研究人的意识的，我们决不能否定它独立存在的权利。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陈鹤琴先生虽然平时平易近人，在学术上却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而是有一定原则的。

第二件事就是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我的女儿亦韦在无锡江苏教育学院求学，因写贴爱国标语，宣传“反饥饿、反内战”，被学校开除了。我向该院院长求情无效，只得忍痛让她失学了。有一天，中国教育学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我遇到了陈鹤琴先生。我对他说，我的女儿参加学生运动因而失学了，希望能让她到上海幼专上学。出乎我的意外，他满口答应，这不能不使我对他深表感佩。要知道那时在蒋政权统治下，特务横行，鹰犬满街。被开除的革命学生被视为“危险人物”，当校长的怎敢收留呢？陈鹤琴先生不计个人安危，让我女儿同另外三名与她同命运的学生一起进了他的幼专。所以我同这四名学生永远怀念这位富有正义感、具有大无畏精神、热爱爱国学生的老校长。

1979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陈鹤琴先生发表讲话：“我今年八十八岁了，但热爱幼教事业的心依然十分炽烈，回顾我从事幼儿和儿童教育及师范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凡数十年，深感幼儿和儿童教育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影响深远。当前重振幼教、儿童教育事业极为迫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愿以有生之年和同志们一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兴旺而竭尽全力。”他这种永不满足、探索前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

写于1987年3月

序三 学习民族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引发的思考^①

吕型伟

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1946年大学毕业到上海后，我拿到的第一张聘书就是陈鹤琴先生颁发给我的。这张聘书，我一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不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家里彻底抄家，许多东西都几乎差不多毁掉了、没收了，唯独的这张聘书保留了下来，也许是陈鹤琴先生的威望使得这些造反派不敢动，所以我这张聘书到现在还在。陈鹤琴先生签发的这张聘书是长宁区省吾中学。这所学校是陈鹤琴先生创办的一所中学，也是那时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市委决定办的一所中学。前天我还在那儿庆祝省吾中学建校60周年。地下党办的那所中学是为党培养干部，差不多是一所党的干部学校。陈鹤琴先生受党的委托，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大学毕业就进了这个学校。半年以后，我做了教务主任。现在活着的人中间能够有幸与陈先生同事的人大概不太多了，我是很幸运的，在陈鹤琴先生的领导下，当教师、当教务主任，那时我很年轻，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信任我。当然与陈鹤琴先生同事过的绝不是我一个人，但是肯定是不多了。上个月，我在杭州碰到了一个人、怪人，这个人是个音乐家，有个非常流行的歌曲叫作《采茶扑蝶》，可能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曲子，就是这个老先生创作的。他当年（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时期）和陈鹤琴先生一起，受蒋经国的聘请，去赣南去办新教育，这个音乐家在那里搞音乐，陈鹤琴先生在那里办教育，他们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个音乐家是个怪人，是蒋经国当时请他去搞音乐的，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请他做音乐秘书，所

① 本文系作者在“学习民族教育家培育现代中国人”展示研讨会上的讲话。

以他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又工作了好多年。我让他写回忆录，他说我写了不敢出版，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毛泽东同志的故事，外面是不知道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毛泽东怎么喜欢音乐，怎么向他请教音乐的一些事情和故事，等他死了以后再出版，现在不好讲的。所以和陈鹤琴先生同事过的人不多，但绝不是我一个。

地球已有亿万年的历史，自从有人类以来，有多多少少的人在地球上生活过，谁也记不清了，可有些人虽然已经过去了，甚至过去了上千年、上百年，但人们依然会记住他们，似乎他们还活在我们中间，还在与我们对话。有个人讲的话有点刻薄：有的人死了，他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陈鹤琴先生是死了，但是，他还活着，活在我们中间，还在与我们对话。历史少不了他们，没有他们历史就变成了一片空白。在他们中间有政治家、军事家，有科学家，有文学家等等，如前不久刚去世的巴金，当然也有教育家，例如古代的孔夫子，近代的陶夫子陶行知先生，人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的。他的教育思想，今天还在指导着我们的教育。在教育界，谁不知道陈鹤琴先生，不了解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只能说明他的无知与浅薄。

陈鹤琴先生是在近现代教育开始时登上中国教育舞台的，特别是幼儿教育的这个领域。他将西方现代派教育的学说引入中国，就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教育的学说。世界上从文艺复兴以来，教育家很多很多，有名的、没有名的，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只有两个流派，一个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派，一个是以杜威为代表的现代派，传统派是从20世纪初就传到了中国，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现在还是统治地位。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通过他的两个学生传到中国来的，一个是陶行知、一个就是陈鹤琴，他们两位是杜威的学生，也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实践者。他们还曾经把杜威，他们的老师请到中国来讲学，杜威在中国作了五次报告，后来出版了一本书，《杜威在中国的五大演讲》，我已经跟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说了，希望他们能再版，只有把这个五大演讲印出来，才能够找到陶行知、陈鹤琴先生的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陈先生是现代教育派教育在中国的传播者，也是在中国的奠基人、先驱者。

所谓近现代教育它实质上主要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教育与

社会的关系；一个是教育与学生的关系；一个是教育与知识的关系。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纳的，不是我归纳的。陈先生在这三个方面都作出了非常出色的回答。

陈先生登上教育舞台的时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陈鹤琴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冒着极大的风险，全力支持上海地下党的教育事业，与共产党人亲密的合作。当时，他在当校长，我在当教师的省吾中学是中共地下党办的。地下党在解放前，在上海许多学校有很大的影响，但真正由共产党办的学校一共是两所，其中省吾中学从创办到现在唯一没有间断过的一所学校，还有一所是在静安区的华穆中学，这所中学也是地下党同时办的，但中间有过间断，后来也不办了。我在省吾中学工作一直到解放，那个学校当时的教师都是很年轻的，都是二十来岁、三十来岁，教师中有三分之二的共产党员，完全是一个红色的堡垒。我们这所学校在上海搞了那么多的活动，甚至发动了好多学生运动，还办了刊物，这个刊物叫做《中学时代》，是地下党办的，公开发行的（当时我是这所学校的教务主任，又是这个刊物的主编）。后来，终于有一天被国民党发现了，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共产党组织始终没让他们给破坏，一直到解放。就是这么一所学校，风险很大的，冒着生命危险的这样一所学校，陈鹤琴先生挺身而出，答应出来当校长，来掩护我们这批年轻的党员，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最小的女儿（陈秀兰）送到这所共产党办的学校来，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所以，说陈先生是我们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一点也不过分。他是担着风险的，我们当时年轻人不大懂事，有时会冒冒失失地干出一些事情来，他都给我们挡过去了，为我们掩护过去。他不仅是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像这样的教育家，并不多，陶先生是一个，他是一个。

陈先生在教育上，他非常注重儿童的年龄、心理特征和个性特征。他的思想是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本的，现在我们在教育改革的时候，一些口号，叫做“以学生为本”，其实这个口号一点也不新鲜，陈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是这个思想，不但是这个思想，而且他是实践这个思想，他对儿童的心理特征、儿童的爱好，他的分析是非常非常的透彻、负责的。从他以后，没有一个教育家在儿童的特点、儿童的爱好，分析得那么透